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与大家探讨有关人工智能畅想的话题。畅想作为人类各类思想产物的本源，值得所有人深刻思考。在座的无论是电影导演、作家还是各界学者，或许都可以在我的演讲中受益。（翻页）

在漫漫历史长河之中，人们表现自己灵感的方式总是多样的。（翻页）三部经典电影很能反映各类人工智能的畅想。在经过研究之后，我发现电影的主题与人工智能的时代发展有较大联系，人工智能威胁论大多数诞生在人工智能的低谷时期，1964年上映的《2001：太空漫游》中机器人通过谋杀人类保证自己的任务顺利完成；1977年上映的《星球大战》中所描述的战争机器人危害到了全人类的生命安全；1999年上映的《黑客帝国》中所描述的人们被禁锢在虚拟现实中；机器人“造反”的主题在2004年上映的《我，机器人》当中表现的更加典型——机器人突破并曲解了三定律，冠以“为了人类未来发展”的名义去统治人类。

不难猜测，与威胁论相对，有关人工智能有益论的作品在人工智能逐渐回暖和大显身手的时期出现尤为高频——上世纪六十年代的《阿童木》、八十年代的《霹雳五号》、21世纪初的《人工智能》等无不表现了人工智能与人类友好相处的和谐画面。

我认为在电影制作行业，符合时代主题的畅想或许会带来更高的票房与更多的观众共鸣。

其次，我认为，对于作家而言，应当通过生活寻找自己畅想的素材（翻页），纪录片是一个非常纪实的途径，比如（翻页）《AlphaGo》从一个人工智能团队研发深度学习机器人以挑战人类顶级大师的角度，最真实地反映了人工智能开发、训练的过程；《探寻人工智能》则从现实层面出发，记录了一个又一个已经实现的人工智能，思考一个又一个新诞生的人机矛盾。

我认为作家所写的内容应当具有指导作用。阿西莫夫在1942年出版的著作《环舞》中提出了著名的机器人三定律，这很大程度上引领了人工智能未来的发展，也成为了电影制作领域的一个很重要的主题。

同时，还有一本正在编辑的书，或许能在不久的将来，为公众提供更接地气的人工智能思想，在此推荐给大家（翻页）。

（翻页）畅想是一个必须的过程，请在座的各位万万不可忽略想象的重要性。这畅想根据学科专业的不同会有一些细微的差异。（翻页）（翻页）

最后，我想对在座的各位科学家朋友说，任何畅想都应当归于实践，不妨来看两个例子（翻页）（翻页）《终结者》在反派机器人被液压机碾碎的结局中落下帷幕，仿佛表明人机最终难免沦为仇敌，但似乎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并不能对社会做出实质性的贡献。事实上，在《终结者》中更有很多渐渐被付诸实践的畅想，这当中最主要的就是学习能力的体现——终结者刚刚降临时并不能与人类进行语言交流，但它依靠后期的机器学习得到了与他人交流的能力。这类畅想对于当下这个已经诞生过“AlphaGo”等深度学习机器的时代并不是新鲜之事，但对于1984年而言，那个时代的畅想真的在最后被付诸了实践。与《终结者》有相似之处，对于《星际穿越》来说，Tars试图实现的“幽默”功能也正是当下人工智能领域竭力解决“机器情感”难题。

正如自动化系的张涛教授所言，当下的人工智能还在路上、未来的人工智能无限可能。畅想之瀚海无限，实践之天路同样长远，“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征途不止，畅想无极！

希望在座的各位都能有所收获，谢谢大家。